

《鸦头》改编

Yatou: An Adaptation of the Story

白凯蒂 Kate Beittenmiller

82-440: Into the World of the Anomaly:
Chinese Gho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

此部份是从网上下载的:

东昌府秀才王文，从小就很诚实。有一年，他到湖北去，过了六河，住在一座旅舍里。偶而到街上闲逛，遇见同乡赵东楼。这人是个大商人，长年在外，几年没回家了。一见面，热烈握手，十分亲昵，邀王文到他的住处叙谈。王文一进门，见室内坐着一个美貌女子，吃了一惊，想退出来；赵一把拉住他，一面隔着窗子喊了一声：“妮子去吧！”然后拉着王文进来。赵摆上酒菜，问寒道暖地与王文叙谈起来。王文便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赵痛快地告诉他：“这是一座小妓院。我久客他乡，不过暂时借宿休息罢了。”谈话间，妓女妮子出出进进地照应着。王文有点局促不安，便起身告辞。赵东楼又强拉他坐下。一会儿，王文瞥见一个少女从门外走过。少女也瞥见了王文，秋波频转，含情脉脉，体态窈窕轻盈，俨然是个仙女。王文虽然平素端方正直，此时也有点神情摇荡起来，便问：“这漂亮女孩是谁？”赵东楼说：“她是妓院鸨母的二女儿，名叫鸦头，十四岁了。想送缠头礼的客人多次以重金打动鸨母，鸦头本人执意不从，惹得鸨母常鞭打她。她以自己年岁太小为由苦苦哀求，总算免了。所以到现在还在待聘中呢！”王文听着，低头默坐，呆呆地答非所问起来。赵便开玩笑说：“你如有意，我一定替你作媒！”王文长叹一声说：“我不敢有这个念头！”可日落西山也不说告辞的话，坐着不走。赵便又提起这话，王文才说：“您的好

意我感激，可我囊中羞涩，怎么办？”赵明知鸦头性情刚烈，这事必定不答应，便故意答应拿十两银子帮他。王文千恩万谢，急忙回到旅馆，倾囊倒篋地又凑了五两，跑回来请赵送给鸦母。鸦母嫌少。不料鸦头对母亲说：“妈不是天天骂我不肯当摇钱树吗？这一回我想遂了妈的心愿。女儿初学作人，将来报答妈的日子有的是，何必因为这次数目少点，便把财神放跑了！”鸦母没想到鸦头一向执拗，这一回却同意了，便很欢喜地答应了，吩咐婢女去请王郎。赵东楼不便中途翻悔，只好顺水推舟，加上银子送给鸦母。

王文与鸦头非常恩爱。晚上，鸦头对王说：“我是个烟花下流女子，配不上您。既然承蒙您相爱，这份情又是重的。可郎君您倾囊换取这一夜之欢，明天怎么办呢？”王文难过得直流泪。鸦头说：“不必发愁。我沦落风尘，实在不是出于自愿。只是一直没碰见一个像您这样的诚实人可以托付终身罢了。您如果有意，我们就趁夜逃走吧！”王文高兴极了，急忙起身！鸦头也起来，侧耳听谯楼上正敲三更鼓。鸦头赶紧女扮男装，二人匆匆出走，敲开旅馆的门。王文本来带来两匹驴，借口有急事出门，命仆人立即动身。鸦头掏出两张符系在仆人背后和驴耳朵上，就放开辔头让驴子奔驰起来，快得让人睁不开眼，只听见身后风声呼呼。

天亮时候，到了汉口，他们租了一座房住下来。王文感到十分惊异。鸦头对他说：“告诉你，你不害怕吧？我不是人，而是狐。我母亲贪淫，我天天挨打受骂，我真恨她。今天总算脱出苦海了。百里以外，她便打听不到，咱们可以安然过日子了。”王文完全相信鸦头的话，对狐鬼也无疑虑，只是发愁说：“面对你这芙蓉一般的美人，可我四壁空空，实在于心不安，恐怕到头来还得被抛弃。”鸦头说：“何必为这个发愁，现在在市面上做个小买卖，养活三几口人，粗茶淡饭还是可以的。你可以卖掉驴子作本钱。”王文于是按鸦头的话，在门前开了个小店，卖酒卖茶，由王文和仆人两人忙活应酬；鸦头便在家中缝披肩，绣荷包。这样每天赚点赢余，一家吃喝也还不错。一年之后，也能雇老妈子、婢女了，王文也不用亲自干活，只是看管着伙计们经营就可以了。

一天，鸦头忽然悲伤起来，对王文说：“今夜该当有灾难，怎么办？”王文问她是何事，鸦头说：“母亲已经打听到我的消息了。她必定来逼我回去。若是派妮子阿姐来，我还不愁应付。就怕她亲自来！”夜深人静之后，鸦头庆幸地说：“不要紧了。是阿姐来的。”过了不一会儿，妮子推门而进，鸦头笑着迎上去。妮子骂道：“丫头也不害羞，

跟男人私奔！老母叫我来抓你。”说着掏出绳子就往鸦头脖子上套。鸦头生气地说：“我跟一个男人从良，有什么罪？”妮子一听，更气上加气，揪住鸦头撕打起来，把鸦头的衣襟都扯破了。家中婢女老妈子们听见吵闹，都拥上来，妮子害怕了，跑了出去。鸦头说：“妮子阿姐回去，我老母必定亲自上门，那就大祸临头了！赶紧想办法吧！”就急忙收拾行装，准备搬到更远的地方去。正在忙乱之际，老娘已经闯进来，满脸怒气，喊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这丫头无礼，非得我亲自来一趟不可！”鸦头赶紧迎上去跪下哀告求饶，老婆子二话不说，揪住头发拖着就走了。王文急得团团转，顾不得吃饭睡觉，急忙赶到六河，打算把鸦头赎回来。不料到了那里，那座妓院倒是照旧开着，人却全换了。向院中人打听，都说不知她们到哪里去了。王文痛哭一场回来，打发仆人们散去，自己收拾财物，返回东昌老家。

王文有一天到集市上闲逛，忽然遇见赵东楼，衣帽不整，面容枯瘦。王文惊讶地问他从何而来，赵凄惨地请求到僻静处谈，王文便邀他到家里来，让仆人摆上酒菜，二人叙谈起来。赵说：“老婆子把鸦头抓回去后，打得好惨。又搬家到燕都去，逼她另嫁别人。鸦头坚决不从，老婆子就把她关起来。王文不禁潸然泪下，问赵：“您怎么落拓到这个地步？”赵长叹一声说：“今天才知道与青楼人相好，不可过分认真了。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！”

原来鴛母迁往燕都的时候，赵东楼也借做买卖跟了去。手中那些难运的货物，都在当地贱价卖掉，一路上的吃用花销，弄得他已经元气亏损。妮子又奢华讲究，开销很大，几年之间，纵有万金之富，也荡然无存了。鴛母见他没了钱，日夜白眼相加。妮子也常到富贵家去陪宿，经常一连几夜不回来。赵东楼气愤难忍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有一天，正巧鴛母外出，鸦头从窗内招呼赵说：“妓院哪有什么真情！她们所爱的，不过是钱罢了。您再恋恋不舍，就要遭祸啦！”赵害怕起来，这才如梦初醒；临行前，偷着去和鸦头告别。鸦头把一封信交给他，托他转给王文，赵就这样回了家。说着，把信掏出来交给王文。信上说：“我的苦难，东楼君自会向您详细说明。前世作孽，有何话说！我身陷幽室之中，暗无天日，终日鞭打，皮开肉绽，疼痛难忍，饥饿又如同油煎一般，挨过一天，似经一年。您如不忘在汉口时雪夜夫妻拥抱取暖的情景，希望能救我脱离苦海。老母、阿姐虽然残忍，总是骨肉之亲，您不要伤害她们的性命。这是我的愿望。”王文读了信，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拿出些散碎银子赠给赵东楼，送他回家。

此部份是改写的：

王文等了三天，一直在想鸦头的情况，却想不到办法。狐狸的力量太大，而且狐狸之中，鸦头的母亲是最强大的。他是个书生，怎么能救鸦头？甚至他们的第一次逃跑，也是因为鸦头用她的法力把母亲迷惑了。母亲找到他们的时候，王文怎么办？他不知道她们在哪儿，也认为鸦头的生活会像妮子一样。可是，她的生活肯定没有妮子的那么自由。鸦头的困难王文受不了。可是现在没有别人会救她，只有王文。最后他与鸦头的爱情超过了心里的恐惧，他下定决心找办法打败狐狸救鸦头。于是，王文去找道士，告诉他自己的情况，请求他的帮助。道士给他准备了有法术的符牌，让他保护身体，又准备了另外一张符牌，让他能测知藏在暗处的狐精。之后，王文买了一把剑，当天就启程去燕都。一到那里，就打听吴家鸦母住处，那里门前车水马龙。王文直闯而进，妮子正陪着一个湖广商人饮酒，抬头望见是王文，眼睛变大，可是看了王文拿着刀枪以后，她开始笑。她说：“你一个人想打败全家的狐狸吗？”说着，她起来拿出自己的刀枪。宾客都吓坏了，以为来了强盗。王文记得鸦头不让他杀母亲和姐姐，但是现在看似没有其他的办法。王文扑过去，杀了她。宾客一看妮子的尸首，已经变成了狐狸。

王文快去找到鸦头的房间，不想碰到其他的狐狸，尤其是鸦头的母亲。他跑来跑去开了很多门，最后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名字。当然，房间的门前有鸦头的母亲等着王文来。因为母亲比妮子聪明，所以她一看王文就明白他戴着符牌。虽然她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，但是还是要小心一下。王文也知道符牌的帮助有限，母亲的力量很大，也不想杀她。他们都等了一会儿，等另外一个人先动。

王文想起鸦头的愿望，突然说：“因为我爱鸦头，所以我不想杀你。你为什么不释放她？”母亲因为他的勇敢大吃一惊，但是她从来不在乎鸦头或者人性，她没有回答，就朝王文跑去。王文用剑力阻止她的冲打，但是她撕破了王文的一张符牌。此后，王文看不到她在哪儿。好在他还有保护身体的符牌。他开始乱动用剑保护自己，但是还不知道狐狸母亲在哪儿。他感得越来越害怕。这时，从鸦头的房间里忽然传来了声音。房间的门立即开了，鸦头出来了。她说：“母亲，现在我知道你活着，我的生活就不能自由。”她就摘取王文的剑，刺死了母亲。然后她就开始哭。王文去安慰她，但是她只要离去这里。

王文与鸦头夫妻回到王文的老家，悲喜交集。王家自从鸦头到来，家道更加兴旺起来。王文感激赵东楼，以重金相赠。赵这才知道妓院母女都是狐精。过了一年，鸦头生了一个孩子。他们三人一起幸福地过日子。

Note: The blue part is quoted from the website

(<http://www.newxue.com/xiaoshuo/138132833412123.html>), whereas the

black part is the rewritten story.